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陰陽夢 第十五回 朋奸竊柄

話說崔呈秀，原籍順天府薊州人，登萬曆四〇一年癸丑科進士，初選行人，考取御史，巡視東城、南城兩處。整日鞭撻詐錢，贓私狼藉。用些詭譎彌縫過了，又奉命差往淮揚巡鹽，被都察院掌堂都御史高攀龍參他貪污道：「強盜是地方大害，每名得了三〇兩銀子就放了；殺人犯是地方大害，得了幾百兩也放了。有司官廉幹賢能，該薦的，須要多送些銀子才薦；貪污不肖，該劾的，送他千金便不劾了，若再送他千金反薦了。但是各御史出巡有節省公費助國用的。呈秀到處遺支，至一萬三四千兩。要各縣賠補，貽累地方。」這個本兒上了，聖上就批：「該部著議來說。」呈秀懷恨著高掌院，在京聽勘，沒處貪綠，只見這魏忠賢權勢熏天，須要依附他，便可挽回了。先去結交魏良卿，訪知良卿門下陪客有個郭均，專要管閒事騙錢的，呈秀忖道：「這個人貪小利，倒好人頭的。」著個人去請他。那郭均隨著便來。呈秀迎接了，備酒席管待他。郭均道：「崔爺有何見教，小於才敢領情。」呈秀道：「沒甚事，但慕老哥高雅，小弟因敗事，邸中落寞，奉屈尊駕，笑談一晌。」郭均道：「崔爺是黃甲進士，小子是白衣愚人，如何對答得來。但效奔走犬馬之勞，小子盡力奉命。」呈秀道：「請坐，慢講。」兩人飲酒甚歡。郭均道：「俺魏大爺是好客的，崔爺又妙。」呈秀道：「小弟向慕魏大爺高情，只是無由見他。」郭均道：「這有何難，待小子通知過，明日就來相請。」呈秀道：「無此理，待小弟竭誠去奉拜。只恐門上人慣要辭客。」郭均道：「這是如今士大夫家的通弊。但是送書帕的，就不辭了。」呈秀笑道：「小弟明日也有個薄禮，煩兄先通稟魏大爺。」郭均道：「小子就此別去，明日准候崔爺來。」只見呈秀家人捧出一個盒來，五兩一封銀子在內，送與郭均。呈秀道：「這薄儀奉兄買果子吃的。萬乞周全。」郭均道：「小子無功受祿，何以敢當！」呈秀拱他收去，不在話下。且說次日呈秀送魏良卿禮物玉杯、金爵、寶玩、錦緞等件。這魏良卿原是窮乏過來的，郭均又在旁邊攪掇，見了這些禮又動火，都收過。款留呈秀到內書房細談心事，盡醉而別。魏良卿著實在魏忠賢面前稱贊呈秀許多好處。魏忠賢此時正要收服人心歸附他。便吩咐魏良卿請來相見。

呈秀備下黃金三百兩，元寶二〇錠，盛著兩甕。到暮夜，青衣小帽悄然獨自見了魏忠賢，跪拜不迭，無人知覺。魏忠賢大喜道：「請換過衣巾好坐。」呈秀更衣，又作謝。魏忠賢道：「崔先兒何不早來見咱。」留了酒席。呈秀詐為小心曲謹。魏良卿相陪，勸酬盡歡，半夜方別。魏忠賢道：「明日咱就對吏部面說。」呈秀又叩頭謝道：「呈秀初次拜見上公，不敢啟齒，輕瀆上聰。呈秀下情都相告令姪大哥了。若蒙尚公救撥之恩，當以死報。」又叩頭作謝，步行去。

那魏忠賢收了這些金銀，又見呈秀這等謙恭，心裡〇二分愛他了。次日對李貞、劉嶠、魏良卿道：「咱看崔御史這人是個有機變的，是我一個好幫手了。趁他如今壞官的時節，收服他。咱去面對吏部說，原復他本衙門，保全了他的官，他自然感激咱的。托他做個心腹，怕他不效勞哩。」李貞、劉嶠道：「老公公高見。他還曉得仕途上進退機關，我們正是用人之際，宜早早籠絡他來才是。」

話分兩頭，且說崔呈秀回到寓所去，心裡喜道：「老魏原是個蠢人，盡可舞弄他的。待他保全了俺官，俺那時與他並膽同心、回天倒地做他一場，俺的富貴只在頃刻間。咱的報復，也在頃刻間。」正想之時，只聽得外邊亂嚷，打進門來。呈秀怕髒私敗露，被論聽勘時侯，就像那梟鳥兒驚彈過的，嚇得魂不附體。宜躲到茅廁裡去了。

家人們四下裡尋不著，口裡悅：「爺！又好了，原復本衙門了。」呈秀聽得這句話，嚥地鑽將出來道：「我在後面解手哩。」渾身都是稀臭的。便換了一套好衣服，走到廳前去，大模大樣地裝出御史的腔來，見那些走報的人。眾人磕個頭，遞上一張紅紙報單道：「走報的稟上老爺知道，今早吏部複本，聖旨批下，照舊供職，復還老爺本衙門了。」呈秀大喜道：「荷蒙聖天子明鑒。」就賞賜了眾人去。魏良卿又著郭均來致意。

呈秀慌忙穿了素服角帶，到魏忠賢門上去拜謝，又留了酒席。魏忠賢道：「待崔先兒明早謝恩過了，便到敝寓來敘談。正要請教哩。」

呈秀到次日見朝後，就去謝了吏部合衙門官員，然後到魏忠賢私宅來。恰好魏忠賢被福建道李御史盡情論了一本，大怒回來，見了呈秀，魏忠賢臉上怒色就和了一半道：「咱如今受人欺侮，這些官兒，紛紛地來論我。那楊漣、萬燦才說得過，今日這李應升又是一個狠本，論我道『巧於護身』，又說道『蒙蔽聖聰』，犯下欺君之罪。這個話咱怎當得起！這光景不好了，叫咱一刻也過不得。若不狠處他，又有人來說了。崔先兒務必與我想個好計策，杜絕得他們諛諂之口便好。」呈秀道：「呈秀為上公有個愚見，須請李先兒、劉先兒一齊商議。」魏忠賢便喚二人出來，相見過坐定。魏忠賢道：「今日咱的身子，就是三位的身子。咱的事體，就是三位的事體。須要共同商議個好上策，保全長久之計便好。」李貞、劉嶠道：「崔老先生，科第名家，自有高見。俺二人只好領題做文字，那敢僭妄。且是不諳仕途上的事。」呈秀笑道：「孫吳孔明原是布衣。」魏良卿在旁說道：「各出一見，從長做去。事不宜遲了。」呈秀道：「如今大勢在內廷。第一件要固結主上歡心，串同奉聖夫人著力彌縫，呼吸相通。」魏忠賢道：「這裡邊事，倒不必慮了。」呈秀道：「在外廷，第一件要破他們一黨，樹我們一黨。放出辣手，箝制人口。施些小惠，微結人心。」李貞、劉嶠道：「還要尋個題目，假公濟私，設法些錢糧，充實自己的府庫。捏個影響，公報私仇。創立個條律，威服眾人的心跡。」魏忠賢道：「情問崔先兒，如何破黨？」呈秀道：「他們講學這一黨都是方正的人。前日神宗時，立東宮這件大事，他們著實有功於光宗。光宗立時，神宗原要出自本心，因此厭他們今日來爭，明日來爭，激聒得聖怒起來。都閒住他們一班，久臥在林下，講學談道。及至光宗即位時起，出來正要講些道學，做些事業。那知道光宗一月就晏駕了。這一班又擁護今上登極，又恃一番大功了。倚著兩朝是他們的力量。是個有功勞、有肝膽、全忠義的臣子，年老望眾、官尊位高，朝廷政事，都是他們執掌了。如今上公雖有權勢，有他們在朝，畏首畏尾，行不通的。我們如今也自立一黨起來，做了心腹，給成黨類，牢不可破，去攻他們。今日捏出句話來，彈他們一本；明日撮出件事來，論他們一本。老的，說他衰邁誤事；少年，說他浮躁使氣。陷個『門戶』二字，指他是邪黨，托那依附我們的，做篇巧文字，說個『不忠不孝』污蔑他。裡面須要奉聖夫人蒙蔽住了，批道假旨，先弄倒幾個大臣，餘黨陸續處他。勘問時，再囑三法司用心鍛鍊成獄。忠賊擬罪，即發鎮撫司監候，追比非常極刑拷打，限定死期。是這一黨不死自死，不散自散了。依附我們的，教他一日三遷，驟居顯要；賜蟒賜玉，封妻蔭子，自然都入我黨，一日盛一日了。這便是破黨、樹黨。」魏忠賢道：「何以箝制人口？」呈秀道：「吩咐東廠，廣布番兒手，做個鷹犬，在外緝訪，造謀告密，專招沒風影的事兒，駕在傷觸我們的人身上去。矯旨拿來，發在鎮撫司嚴刑究治，勒逼他死。再設個立枷之法，若是無可人罪處，做兩三日死在枷下。這叫做以威劫人。自士大夫以至小民，都不敢說著我們了。這便是箝制人言，都緘口結舌了。」魏忠賢道：「如何收服人心？」呈秀道：「立個賞罰之格，一應軍民人等，凡有功的，破例重賞；凡有罪的，據法輕罰。一概貧人乞丐，都招來充做大工雜役，每人工食比常規一日外加一分。一切買辦物料，照外平價給發，每事略加厚些。這便是收服人心。」魏忠賢道：「崔先兒見教的都是，俺一一就行。」

計較已定，便開羅織一端，忠賢囑托三法司深文巧詆。先將中書汪文言打死，捏成文言口飼，供出左光斗、楊漣、魏大中、袁化中、周朝瑞、顧大章，誣賊定罪，矯旨追比。

這左光斗、楊漣勘問時，遇著了幾個狠心惡膽的問官，聽著魏忠賢指使，用非常的刑法，拷打成招。怎奈楊、左二人只是不招，打一下，叫一聲「太祖高皇帝！」打的只是打，叫的只是叫。這魏大中看見堂上牌匾「明心」兩個字，口裡叫道：「這個不是明心堂，是個昧心堂了。我們只求速死！」一齊去哭訴二祖〇宗之前：「要死便死，有什麼招來！」可憐這六員官，被打得血流滿地，大痛無聲，一字不招，鍛鍊成獄了。發到北鎮撫司監候追賊。那理刑千戶許顯純，又是個殺星。五日一比，嚴刑慘酷。活活地

把這六員官打死了，還要貽累妻子，監固追贓。可憐這幾員官，都是清廉耿介、盡忠報國的，家事不滿千金，倒坐了幾萬贓銀。因此牽連親戚朋友賠補，府縣設法幫完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那依附魏黨的，就不次超遷，一時顯榮。兩年前還是六七品的衙門，兩年後便是尚書侍郎了。那親近的拜做乾兒，有五個文官，叫做五虎；有五個武官，叫做五彪。都做大官，都賜蟒玉。橫行京師，家富人豪。這都是崔呈秀的妙計實行的惡果。自此之後，朝廷政事，百官身家，都在魏、崔兩人手掌中了。

李貞、劉嶠二人獻了一個致富的計，對魏忠賢道：「假借大工邊餉的名色，可開賣官鬻爵、納粟准貢、晉秩捐俸事例。再去搜刮舊連，起發富室，巡緝事端，定罪罰贖。這例一行，錢糧就可不計其數了。」魏忠賢大喜道。「說得是。我們做了個惡人，不用些實際也是虛帳了。」便廣開納賄的門路，附賞行私，不由吏部專主，不聽吏部推升，看著衙門講價，架著秤兒兌銀，大使用，小使用，裡加一，外加一，這是賣官了。又行文直隸□三省提督衙門，納貢進學的，納銀子在布政司。又著直隸□三省撫按衙門，清查遠年的錢糧，正遇著年荒米貴，民窮財盡的時候，只這一件便搖動人心了。虧著賢有司不曾行得，但是內外官員捐俸這一件，不敢不遵他，就是在林下的，也都獻上去。有幾個敢拗他的，便差出官旗來了。正是：

三人用計誰能敵，五虎排牙孰敢侵。

這官旗又是狐假虎威，攪亂海內，且聽下回分解。